

“月亮”隐喻翻译研究

边立红, 傅焯翔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

摘要: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具有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通过对比汉英两种语言中有关“月亮”隐喻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内涵, 分析“月亮”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的种种翻译形式, 指出作为共同文化符号的隐喻翻译一方面应坚持文化特殊性原则, 着力保持隐喻符号包含的民族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坚持文化普遍性原则, 探讨隐喻可译性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 月亮; 隐喻思维; 汉语; 英语; 文化内涵; 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3-0096-05

On the Translation of “Moon” Metaphors

BIAN Li-hong, FU Xuan-X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China)

Abstract: Metaphor, as a rhetorical device, is endowed with abundantly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a nation, but as a way of thinking it gives a reflection of the universal features of the human society.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associations of moon metaphors and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Moon” metaphors in literary work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for metaphor translation as a universal cultural code the translator should hold a national position and aim to give a plentiful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version, and he should also hold a universal cultural position to explore the basis for translat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Key words: moon; metaphoric thinking; Chinese; English; cultural connotations; national culture

月亮是人类最熟悉的自然现象, 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期望理解的自然事物。千百年来, 人们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探索月亮的神秘空间, 从人类社会早期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和月亮文化现实所关涉的心理感应中吸取灵感, 通过多种修辞方式, 例如, 比喻、拟人、类比、转喻等, 积累了丰富的有关“月”的隐喻表达形式, 赋予了“月”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月亮是中外文学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题材之一, 也是反映民族独特的审美理念、文化概念差异和哲学思维最突出的现象之一。笔者拟通过对比中西文化中有关“月”的隐喻及其文化内涵, 分析“月亮”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形式。指出作为共同文化符号的隐喻翻译, 要求译者一方面针对隐喻的文化内蕴展开分析, 根据其目的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 以最大限度保留其民族

文化独特性, 同时译者还须坚持文化普遍性原则, 探讨异质文化间互译的基础, 这种“和而不同”的翻译原则有利于保持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与共融发展^[1]。

一、隐喻与文化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 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是明喻和暗喻。亚里斯多德认为明喻是暗喻的扩充形式, 两者的构成都是基于两类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 或是形状上、色彩上的相近, 或是情景上的相似, 或是思维过程之间的重叠。近年来隐喻研究者逐渐超越其语言层面, 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 心理现象, 哲学现象, 甚至政治现象。美国认知语言学大师莱可夫认为, 隐喻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 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其形成是人们的心理过程和社会文化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事物之间的联系方式和它们投射到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过程的相关与相似, 认知语言学将类比、转喻、通感、拟人等修辞形式都置于它的隐喻研究之中。季广茂将隐喻置于文化诗学

收稿日期: 2008-12-27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07C128)

作者简介: 边立红(1966-), 女, 河南孟县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框架之中,对隐喻定义如下:“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2]14}他还指出,“隐喻是无所不在的,它可以是一种语言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行为,还可以是处于特定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物体或情态,总之它完全可以超越语言而存在,超越语言的形式而进入精神的境界,超越话语的层面而进入复杂的意义网络之中。”^{[2]11}

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有利途径,隐喻式思维首先反映为人们思维的一种共同模式,其次又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思维定势可以反映出民族的差异性,季广茂又指出:“隐喻思维是原始人共有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但隐喻思维在不同的民族包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2]101}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里从哲学高度概括了隐喻与民族神话、语言之间的联系,指出:“语言与神话的理智连接点是隐喻。”^{[3]102}“……对于神话思维来说,隐喻不仅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替代’,一种单纯的修辞格;在我们后人的反思看来不过是一种‘改写’的东西,对于神话思维来说却是直接的认同。”^{[3]111}因此,隐喻形式关联着民族的文化之源——民族神话,隐喻也是浓缩了的民族语言文化精华,其特定的形象能够反映一个特定民族的神话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审美联想,正如德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洪堡特所言:“语言无时无刻不具备民族的形式,民族才是语言真正的和直接的创造者。”“……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世界观”。^{[4]72}卡西尔还指出,“不管语言和神话在内容上有多么大的差异,同样一种心智概念在两者中相同地作用着,这就是可称作隐喻式思维的那种形式。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一方面找出语言和神话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又找出其差异性,那么,我们就必须从隐喻的性质和意义着手。”^{[3]102}考察中英文里有关月亮隐喻各种表达形式可以发现,月亮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符号,显示了人类文化以神话原型为基础进化发展的共同经历,而且因为民族精神和哲学理念的差异呈现鲜明的民族特征。

二、汉语里有关“月”的种种隐喻

自古以来,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不仅创造了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故事,还通过比喻、类比、拟人、通感、转喻等修辞形式积累了独特的中华月亮文化传统。由于语言与文化

间的密切关系,汉语里的月亮隐喻有一套相对完整文化机制。总的来说,汉语里有关月亮的隐喻含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 月是女性

古时候,人们将日、月、星作为三光之源,日主昼,月主夜,在《周易》中日月、天地、乾坤、阴阳有既定排序,乾主动,象征男性,男性常被视为阳性,所以日之光华被称为“太阳”;坤主静,象征女性,被视为阴性,所以月之光华被称为“太阴”。因此在历代文人的笔下,月亮常被描述为贤淑雅致的女性。

“月出皎兮,美人僚兮,舒窈纤兮,劳心悄兮。”(《诗经·月出》)

2. 月光透明,缺乏温度,象征纯洁和冰冷

皎洁的月光投射到中国人的思维里的颜色有如“玉”、“冰”、“素”、“银”、“白”、“霜”、“浅蓝”等,因此汉语里有“素月”、“霜月”、“银色的月光”、“冰轮”、“玉盘”、“银镜”等隐喻形式。

“贞心一片如明月,映入清波到底圆。”(元·施君美:《闺怨》第39出)

3. 月亮是一个有着各种形状的物体

月亮受太阳光照射的不同角度引起形状的周期变化,在文学语言中引发一系列富有诗意的隐喻描述,例如,“一弯新月”、“月如钩”、“白玉盘”、“瑶台镜”,等等。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挂在青云端。(李白:《古朗月行》)

4. 月光移动使人产生流动的感觉,似流水似乳似银……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朱自清:《荷塘月色》)

此外,人们借明月抒发情怀,将月亮形状的变化与人们的心情相联系,形成许多类比式隐喻。例如,神话故事中嫦娥难耐月宫的清冷和寂寞,盼望与夫君团圆,因此月亮每到十五时特别圆,圆形的月亮投射到人们心理中的含义是月圆象征团圆^①。基于神话故事,汉语里还有许多转喻式“月”的代称,如“广寒宫”、“月窟”、“月宫”、“婵娟”、“姮娥”、“月姊”等;基于月的形状和色彩形成的转喻式隐喻名称有“玉兔”、“玉蟾”、“月球”;月亮与人的不同感觉相联结产生了许多通感隐喻,例如:凉月、冷月、残月,等等。人们赋予月亮以人性,出现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月”拟人别称:“月亮姑娘”、“月婆婆”、“月宫仙子”,

“月亮姐姐”，等等。

三、西语中有关“月”的种种隐喻

神话孕育文学隐喻，从语言层面反映民族文化特质，这说明了隐喻思维的普遍性基础。在西方文化里，“月”直接受到希腊罗马神话传统的影响，隐喻同样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希腊神话里，月亮女神 Artemis(Diana)是天神宙斯的女儿，为了保住童贞，躲避阿波罗的追逐，变成了一棵月桂树，可她偏偏对人间美少年恩底弥翁(Endymion)产生了由衷的爱情，于是就施魔法让他长眠于山洞，保持他的青春容颜。因此月亮常使人们联想起一位优美的处女，一位尊贵的女王。如：

1. The young moon lies on her back tonight as if her habit in the tropics, and as, I think, is suitable if not seemly for a virgin. Not a star but might shoot down and accept the invitation to be her lover.... (V. Sackville-West: *No Signposts in the Sea*)

2. But, Cynthia! Should to thee the palm be given,
Queen both for beauty and for majesty.

(William Wordsworth : *Untitled*)

从上面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英语文学里延续着这样一个隐喻传统：月亮是一位美丽的女性。这与中国文人笔下的月亮隐喻内涵有重叠之处，但更多的还是差异。西方作家笔下的月亮形象显示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中心地位和西方文化对美和爱情的崇尚，对人性美的高度礼赞，不同于中国诗人强调的性灵、韵致，所以中国传统文人笔下的“月美人”与西方文人笔下的“Moon”有着迥然的差异。

卡西尔还对“月亮”在希腊罗马神话里的意义进行过分析，指出，在希腊语里月亮是“月的测量物”(nnv)，类似英语moon的发音。罗马语里，月亮是Luna，是发光物。罗马人迷信地认为，普通人受到月光照射会性情反常，甚至发狂。在文学作品里，这种观念反射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模式，并形成心理学现象“满月效应”(the full-moon effect)。作为一个心理学名词，the full-moon effect还指“满月之时人们容易产生自杀、酗酒、犯罪等反常行为”；此外，英语中有关月亮的隐喻很多情况下带有一种贬义色彩，例如，a great moon of a face(大圆脸)常使人想到愚蠢的形象，而汉语“满月之面”却使人想到慈祥、端正、福气等吉祥含义，例如，在《大般涅槃经》卷五《如来牲品》第四之二分论

“分喻”云：“面貌端正，如月盛满，……”。^{[5]22}；the blue moon在英语里指“绝少之时”，而汉语里“蓝月亮”则是一个非常优雅的洗涤用品商标名称，深受顾客喜爱。由此可见，中外语言里有关月亮的隐喻反映着民族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源头，形成了特定的民族品质。

四、月亮隐喻翻译种种

英汉语言中如此丰富的月亮隐喻及其差异反映了人们对民族思维定式和神话传统的不断认同和民族文学的发展轨迹，正如韦勒克所说：“人类头脑中存在着隐喻式的思维和神话式的思维这样的活动，这种思维是借助隐喻的手段，借助诗歌叙述与描写的手段进行的。”^{[6]209}。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有利途径，隐喻式思维首先反映为人们思维的一种共同模式，其次又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思维定势可以反映出民族的差异性，因此，月亮隐喻的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例如，一般汉英词典上将“月饼”直译成moon cake不能算是理想的翻译。月饼不仅是中国的传统食品，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它状如月亮，能够激发人们对中秋团圆的联想，同时“月饼”作为一个文化隐喻含有双关意义：月饼馅甜(sweet fillings)=享食者心里甜美(sweet feelings)。所以“月饼”对应的英译形式moon cake只是语言层面上的忠实，不能够传达月饼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意义。因此翻译时应加上注释，以便西方读者能充分理解“月饼”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含义和象征意义。

隐喻翻译首先意味着文化观念的转换。文化学派代表之一Mary Snell-Hornby借鉴功能目的论的观点，对隐喻翻译给予专门探讨。她认为“隐喻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文本”^{[7]63}，隐喻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隐喻是由形象、意义、事物作者三个纬度形成的复合体，它折射出相似和差异之间的对峙。她不赞同纽马克的隐喻普遍性观点，指出隐喻意义应随着文化的发展而移动，在具体现实中，隐喻与感觉和受文化制约的价值密切相关。对于隐喻的翻译，她认为：“……任一源语隐喻的可译性取决于(1) 隐喻运用的特定的文化经验和语义联想，(2) 这些经验和联想能够，或不能够在目标语中不被异常地复制出来的程度，取决于每个特定例子在两种语言中‘重叠’程度。”^{[7]66}

下文试就“月”在中文文学作品里的各种隐喻和转喻形式的翻译进行对比分析，揭示隐喻翻译过程社

会文化因素和译者主体因素的制约作用。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杨宪益译文：

For men the grief of parting, joy of reunion, / Just as the moon wanes and waxes, is bright or dim; / Always some flaw---- and so it has been since of old. / My one wish for you, is long life. / And a share in this loveliness far, far away!

许渊冲译文：

Men have sorrow and joy; they part or meet again; / The moon is bright or dim and she may wax or wane. / There has been nothing perfect since the olden days. / So let us wish that man. Will live long as he can! / Though miles apart, we'll share the beauty she displays.

这是通过类比形式将月的阴晴光彩和形状变化与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相联系的经典词句之一。前三句里豪放豁达的苏东坡借中秋之夜的明月抒发了对远方弟弟的无限思念，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里“天人合一”的理念。两种译文里对月亮隐喻的不同措辞与修辞形式分别满足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目的：许渊冲认为文学翻译是美化之艺术，他的目的在于贯彻他的“三美”（音美、形美、意美）翻译艺术原则，因此，他的译文从形式上改写较为明显。虽然前两句里许译保留了原文的类比隐喻形式以及原句的并列句式，词序也和原句一样，措辞和音韵方面尽量接近原文，但没有给出连接词，两个句子之间的类比关系不十分明确，不利那些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外国读者理解，但从翻译目的出发，增加比喻词势必会影响到他的翻译效果，而且他有意保留词序也是为了他的翻译艺术原则；最后一句里的“婵娟”是月光的转喻说法，指美好的月光。许译 the beauty she displays 有意将修辞形式由转喻变为拟人，暗示“婵娟”作为“月光美人”展示的阴柔之美，但没有通过加注或其他变通形式指明“婵娟”的隐喻意义，从翻译形式传达的信息量与效果来看，不能算是充分的翻译。杨译旨在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经典，追求对原文意义准确无误的传译，他将两个句子用比喻词 just as 连接起来，译成一个明喻结构，两个不同范畴现象间的类比关系一目了然。最后一句他的译文 a share in this loveliness 省略了“婵娟”所蕴涵的修辞意义和文化意义，只是通过意译方法译出了美丽月光照彻寰宇的优美意境，也不能算是充分的翻译。

2. 香菱赋“月”诗

月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皎影团团。诗人助兴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观。翡翠楼边悬玉镜，珍珠帘外挂冰盘。良宵何用烧银烛，晴采光辉映画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黛玉修改篇：

非银非水映窗寒，试看晴空护玉盘。淡淡梅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梦醒西楼人迹绝，余容犹可隔帘看。(《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这是香菱拜林黛玉为师学做的第一首诗。两首诗里“月”的形状和光芒分别以不同的隐喻形式出现：

“玉镜”、“冰盘”、“玉盘”、“非银非水”、“轻霜”、“残粉”；从隐喻揭示的含义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月亮的形状：月是一面镜子；月是一个盘子；月光的颜色：月光是白色的，像玉、银、霜、粉；月光是纯洁的，像冰、水、玉；月光给人的感觉是寒冷的，像冰、霜。对于这些隐喻形象，杨宪益的译文分别是：a disc of ice, a mirror of jade, neither silver nor liquid, a jade disc, powder, frost, 基本上都采取了直译方法，对月之形、月之光华都给以清楚再现，但 liquid 和原诗句里的“水”有较大的意义差异，liquid 强调月光的形；水既可显示月光之色，又可显示月光的流动感，两种形象间的代换似乎不完全妥贴。大卫·霍克斯 (David Hawks) 的译文如下：a chilly radiance bright, a fair round shape, the cold white moon, like a jade mirror, like disc of jade, silver or water, white powder, grains of frost, 霍译或采用直译形式，或通过意译形式，或采用明喻加意释形式，增加了一些描述形容词，例如，chilly, fair, round, cold, white, 翻译方法多样化，译出了月光给人的心理感觉，但省略了“满月如冰盘”的意象，从整体翻译看，归化程度较高，与杨译存在明显差异，但从措辞来看，有许多重合。这一方面反映了两位译者不同的目的和翻译原则，同时也说明文化背景对他们的影响。从文化经验和语义联想来看，两种译文措辞都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月亮神话对隐喻形成的影响和月光的色彩、月的形状和月光给人的感受，也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译者处理这种差异的不同目的：汉语注重含蓄雅致，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中国文化着重描述月光的纯洁，如冰、如玉、如银；英语注重理性描述，突出月光给人带来的心理感觉：一轮煞白的月亮寒气侵人，冷若冰霜；两种不同翻译

策略以及不完全重合的翻译又体现了异质文化给隐喻翻译带来的复杂性:杨宪益是中国译者,留学英国多年,熟悉中西文化的差异,他的目的在于忠实地输出中国文化观念,保留原文本的异域特殊性,所以,他使用异化策略;霍克斯是英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受希腊神话的影响,他的译本是为了让读者易于理解原文本,因此使用归化策略。

同一轮明月,同样的月光,在不同的民族却有异样的感受。通过以上“月亮”隐喻的翻译可以看出,这种作为共同文化符号的隐喻形式,例如,有关“太阳”、“水”、“火”的隐喻,直接关系着人类文化的源头——神话,不仅具有相似的形成机制,而且显示了明显的民族特性,显示了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对比。正如乐黛云所说:“翻译不仅是文化接触的中介,而且也反映着不同文化间极其深刻的差异。”^{[8]53}译者有必要具备双语文化知识(或文化经历),具有文化对比意识,结合隐喻的民族神话之源和思维定势,充分挖掘该文化符号的内涵意义,同时了解该隐喻在特定文化经验和语义联想在译入语里被复制出来的程度,即同时兼顾其文化普遍性和差异性。吴南松指出,“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但是这种融合必须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必须是以共生为基础的融合。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译者在翻译中要尽可能采取保持原文差异的做法。”^{[9]1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移植新的表达方式,着力保持原语民族文化之异,另一方面,译者还须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隐喻思维的普遍性,可以将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恰当结合,通过直译加注、意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释译、文化类比等方法,例如,前面提到的“月饼”的英译;“婵娟”可以使用音译加注,译成 *chanjuan*(the Chinese image of the moon beauty);“广寒宫”可以使用意译加注,译成 *the moon palace*(In ancient China, people imagined the moon as a cold place);“嫦娥”可以释译为 *the Chinese moon goddess*,等等,这样既可以让读者接触到异域的事物,同时又避免了他们理解上的困难,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时何地,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似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10]301}

五、结语

翻译从本质上是异质文化间互通有无,促进异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乐黛云指出,翻译促进了异质文学间的互补、互证与互识。译者在翻译过程里应坚持平等对话的文化立场,坚持文化的普遍性与差异性相结合,坚决反对文化霸权,战胜民族自卑感,反对在翻译过程中过度异化,从而泯灭译文的民族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要反对那种纯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翻译中过度归化,从而使翻译失去了异域特色。哈贝马斯提出最低限度的“正义原则”和最低限度的“团结原则”^{[8]49} 顺应当今文化多元化与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时代,乐黛云指出,“和而不同”是文化共处的基本原则。^{[8]47}法国翻译家安托万·伯尔曼精辟话语更能揭示翻译的根本目的:“翻译的目的即用文字打开与他者的关系,通过与外来东西的交往丰富自己,这和每一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结构,和每个社会都希望成为毫无杂质的纯粹整体那种自恋心理,都是直接相对立的。”^{[11]577}

注释:

- ① 中国人中秋赏月的习俗就印证了这种隐喻思维。圆形是中国人最看重的形状,圆形的玉璧、圆形的点心如元宵、月饼、圆形的餐桌、圆形的镜子都深受中国人喜爱。

参考文献:

- [1] 包通法. 论“和而不同”跨文化翻译原则的哲学认知[J]. 南平师专学报, 2006(1): 94-98.
- [2] 季广茂.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3] [德]恩斯特·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M]. 于晓,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 [4] [德]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5] 钱钟书. 谈艺录(补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84.
- [6] 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 [7] [英] Snell-Hornby. 翻译研究: 综合法[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8] 乐黛云. 跨文化之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9] 吴南松. 翻译: 寻求文化的共生与融合——也谈翻译中对原文差异性的保持问题[J]. 中国翻译, 2003(3): 13-17.
- [10] 罗新璋. 翻译论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11] 海岸.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黄燕妮